

中国核心素养与韩国核心能力导向下中学音乐课程内容结构比较研究

곽초* · 김정은**

目 录

1. 绪论
2. 理论背景
 - 1) “key competencies”理论
 - 2) 中国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2022年版）“核心素养”概念
 - 3) 韩国2022修订音乐教育课程“核心能力”概念
3. 核心素养与核心能力导向下中·韩中学音乐课程内容结构比较
 - 1) 中·韩中学音乐课程内容整体结构
 - 2) 欣赏类内容的组织方式与能力指向
 - 3) 表现类内容的组织方式与能力指向
 - 4) 创造类内容的组织方式与能力指向
 - 5) 中国联系实践与韩国课程关联性内容的组织机制
4. 结论

中文摘要

本研究以OECD “key competencies”理论为参照，以中国《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2022年版）》和韩国《2022 개정 음악과 교육과정》为核心文本，运用文献分析法和比较研究法，比较核心素养与核心能力导向下中·韩中学音乐课程内容结构及其能力指向。研究发现，中国课程以“欣赏-表现-创造-联系”四类实践构成内容框架，强调审美感知、艺术表现、创意实践和文化理解的综合生成；韩国课程以“欣赏-演奏-创作”三大领域为基本结构，并通过“知识-理解-过程-技能-价值-态度”三维内容体系落实审美感性、

* 강원대학교 글로벌융합학과 박사과정생(제1저자)

** 한국외국어대학교 대만연구센터 학술연구교수(교신저자)

创造思维、自我管理、协作沟通和共同体等核心能力。中·韩课程在欣赏、表现和创造类内容上具有对应关系，能力落实重点存在差异。中国强调审美经验向艺术表现、创意实践和文化理解的推进，韩国强调音乐活动中的自我管理、协作沟通和共同体参与。本文进一步指出，中国课程通过单独设置“联系实践”，形成显性结构化的综合关联机制；韩国课程则通过三大领域贯通、三维内容体系和教学实施原则，形成内嵌统整式的综合关联机制。

关键词：核心素养；核心能力；中·韩比较；中学音乐；课程内容结构

1. 绪论

21世纪以来，全球教育改革逐步由“知识传授”转向“能力培养”，突出学习者在具体情境中整合知识、技能与态度并加以运用的能力。中国与韩国均于2022年发布了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标准，两国改革均体现了能力导向、学习方式转型和以学习者发展为中心的理念。中国课程以美育为本，强调审美感知、艺术表现、创意实践与文化理解等核心素养的形成；韩国课程强调未来社会关键能力的形成，以“欣赏(감상) - 演奏(연주)¹⁾ - 创作(창작)”三大内容领域为核心，并通过“知识·理解(지식·이해) - 过程·技能(과정·기능) - 价值·态度(가치·태도)”三维结构整合课程内容，系统指向审美感性、创造思维、自我管理、协作沟通与共同体五大核心能力的形成²⁾。在能力导向下比较中·韩中学音乐课程内容，可深化对能力导向音乐教育的理解，并为中·韩音乐教育比较研究提供参照。

随着中国《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2022年版)》与韩国《2022 개정 음악과 교육과정》(2022修订音乐教育课程)的实施，中·韩学界围绕课程标准的研究逐步展开。

1) 韩国2022修订音乐教育课程中的“연주”包含가창(歌唱)和기악(器乐)。

2) 교육부, 『교육부 고시 제2022-33호 [별책 12] 음악과 교육과정』, 세종: 교육부, 2022, 8-9쪽.

中国《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2022年版）》为音乐课程核心素养导向、课程结构与实施路径奠定了较为系统的理论基础（崔学荣，2022）³⁾（杜宏斌，2022）⁴⁾。音乐核心素养强调音乐学习应体现实践性和整体性，四大核心素养相互关联，审美感知是基础，艺术表现和创意实践是实践能力的体现，文化理解引导学生的审美判断和文化认同（Zitong Li, 2025）⁵⁾。相关研究指出，音乐课程内容应围绕核心素养进行统整，核心素养评价应采用科学多样的方式，以回应音乐学习的综合性与实践性特征。

韩国《2022修订音乐教育课程》以面向未来社会的核心能力为课程核心，并将五大核心能力置于课程结构的重要位置（박지현, 2023）⁶⁾。与2015版课程相比，《2022修订音乐教育课程》更强调跨领域关联，并在课程结构中前置核心能力（김소연, 2023）⁷⁾。欣赏-演奏-创作三大内容领域在不同学习模块中呈现不同的核心能力指向，音乐核心能力的形成应遵循“体验-理解-表达”的学习路径（이영미, 2024）⁸⁾。

从国际比较教育的视角，中国《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2022年版）》和韩国《2022修订音乐教育课程》在课程目标、结构与理念上存在差异。既有中韩音乐课程比较研究已注意到两国课程在审美取向、文化传承、创造性与社会参与方面的差异（Zitong Li, 2025）⁹⁾。相关研究还以韩国与中国以外的亚太国

3) 崔学荣, <艺术课程改革的新动向·新突破·新征程 - 《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2022年版）》（音乐）解读>, 《全球教育展望》, 第7期, 2022年, 第3-13页。

4) 杜宏斌, <立足素养, 以乐育人（上）- 《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2022年版）》“音乐”学科标准解读>, 《中国音乐教育》, 第5期, 2022年, 第5-9页。

5) Zitong Li, <A Comparative Study of Music Curriculum Standards in China and South Korea: Policy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al Strategies>, 《International Theory and Practice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Vol. 2, No. 6, 2025, pp.198-211.

6) 박지현, 「2022 개정 음악과 교육과정의 설계 원리 및 내용 분석을 통한 미래 지향적 음악교육의 함의 도출」, 『음악교육연구』, 제52권 제4호, 2023, 45-66쪽.

7) 김소연, 「2022 개정 음악과 교육과정에서의 역량 평가에 대한 이해-2015 개정 음악과 교육과정과의 비교분석을 통하여」, 『음악교육공학』, 제55호, 2023, 1-32쪽.

8) 이영미, 「OECD Education 2030 Project에 기초한 2022 개정 음악과 교육과정 내용의 변화 탐색 연구」, 『문화예술교육연구』, 제19권 제2호, 2024, 103-129쪽.

9) Zitong Li, <A Comparative Study of Music Curriculum Standards in China and South

家和地区为对象, 比较其音乐教育课程改革, 指出其在价值取向上存在共性与差异, 并探索韩国音乐教育的未来方向 (고은진, 2024)¹⁰⁾ (이경언, 2025)¹¹⁾。另有研究以中·韩中学音乐教科书欣赏领域为对象, 从内容结构与文化呈现方式两个方面考察课程标准在教材层面的落实路径 (허형원, 2022)¹²⁾。

综上, 现有研究已围绕课程标准阐释、核心能力结构建构、教材落实以及跨国比较等方面取得一定成果。基于中·韩2022年版课程标准, 对中国音乐学科核心素养与韩国音乐学科核心能力导向下中学音乐课程内容结构进行对应性比较的研究仍显不足。尤其是在课程内容组织方式、能力指向机制及综合关联性要求等方面, 尚缺乏基于课程文本的系统分析。

基于OECD “key competencies”理论及中·韩两国2022年课程文件的能力导向, 本文将比较分析维度确定为五个方面。第一, 两国课程内容结构。该维度主要考察中国“欣赏、表现、创造、联系”四类实践与韩国“欣赏、演奏、创作”三大领域之间的结构关系。第二, 能力目标指向。该维度主要分析中国审美感知、艺术表现、创意实践、文化理解四项核心素养与韩国审美感性、创造思维、自我管理、共同体、协作沟通五项核心能力在音乐课程中的落实方式。第三, 内容组织与实践方式。该维度关注欣赏、表现、创造及关联性内容如何通过听赏、演唱、演奏、创编、展示、评价和生活参与等实践方式形成能力生成过程。第四, 文化理解与共同体意识。该维度重点分析两国课程如何处理本国传统音乐、多元音乐文化、文化认同和社会共同体之间的关系。第五, 综合关联机制。该维度考察音乐课程如何与生活经验、姊妹艺术、其他学科和社会情

Korea: Policy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al Strategies>, 《International Theory and Practice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Vol. 2, No. 6, 2025, pp.198-211.

10) 고은진, 「한국과 아시아 태평양 국가의 음악과 교육과정 비교분석연구: 싱가포르, 일본, 중국, 호주를 중심으로」, 서울대학교 대학원 석사학위논문, 2024.

11) 이경언, 「한국의 음악교육, '전통'과 '다양성' 사이의 좌표 설정을 위한 시론—한국, 싱가포르, 중국, 호주 음악과 교육과정 비교를 중심으로—」, 『국악교육연구』, 제19권 제2호, 2025, 203-234쪽.

12) 허형원, 「한국과 중국의 중학교 음악교과서 감상영역 분석 및 비교」, 서울대학교 대학원 석사학위논문, 2022.

境发生联系,并进一步分析中国“联系实践”的显性结构化机制与韩国课程关联性内容的内嵌统整机制。

2. 理论背景

1) “key competencies”理论

20世纪末,全球化与信息技术革命对传统教育体系提出挑战。OECD在1997年启动了素养的界定与遴选项目(DeSeCo),首次系统提出“key competencies”概念,强调学习者在面对复杂社会情境时所需具备的综合性、跨学科能力,包括认知能力、情感态度、价值判断与社会参与能力等,其本质是从“知识中心”转向“能力中心”的教育理念变革¹³⁾。“Key competencies”日益受到各国教育界重视,并被视为推动教育改革与课程改革的重要依据¹⁴⁾。2019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了《OECD学习罗盘2030》¹⁵⁾,报告指出,能力包括知识与技能的获取,也包括对知识、技能、态度和价值观的综合调动与运用,为应对2030年的各项挑战,学习者应具备综合运用知识、技能、态度与价值观的能力,并能够以连贯且负责任的方式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中·韩两国2022年课程改革均体现了这一国际课程改革趋势。中国课程以“核心素养”作为课程目标与内容组织的依据,韩国课程以“核心能力”作为课程设计的重要基础。两国都接受了能力导向课程改革的基本方向,同时在学科结构、课程内容和能力落实方式上形成各自的组织方式。本文以“key

13) OECD, 《The Definition and Selection of Key Competencies: Executive Summary》, Paris: OECD Publishing, 2005年, 第1-19页。

14) 李金露, <核心素养视域下批判性思维培养的问题及对策>, 《第六届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论坛》, 2016年。

15) 张良、罗生全, <论“用以致学”:指向素养发展的教学认识论>,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第39卷第2期, 2021年, 第40-49页。

competencies”理论为参照，重点考察两国中学音乐课程如何通过内容结构实现能力导向的课程要求。

2) 中国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2022年版)“核心素养”概念

在21世纪中国教育改革背景下，“key competencies”被引入中国，在中国语境中被翻译为“核心素养”¹⁶⁾。中国教育政策对“核心素养”概念的使用，是在2014年3月30日¹⁷⁾，2017年高中课程标准将核心素养纳入课程目标体系，2022年《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2022年版)》延续并深化了这一理念。课程标准将音乐学科核心素养概括为审美感知、艺术表现、创意实践与文化理解四个方面。审美感知是个体对自然、社会和艺术作品中美的特征及其意义与作用的发现、感受、认识和反应能力¹⁸⁾。艺术表现是在艺术活动中创造艺术形象、表达思想感情、展现艺术美感的实践能力¹⁹⁾。创意实践是运用多学科知识，紧密联系现实生活，进行艺术创新和实际应用的能力²⁰⁾。文化理解是对特定文化情境中艺术作品人文内涵的感悟、领会、阐释能力²¹⁾。

3) 韩国2022修订音乐教育课程“核心能力”概念

OECD在1997-2005年间开展的素养界定与遴选项目(DeSeCo)关键能力研究被引入韩国后，韩国学术界和课程改革领域开始讨论“key competencies”。韩

16) 褚宏启，〈核心素养的国际视野与中国立场-21世纪中国的国民素质提升与教育目标转型〉，《教育研究》，第37卷第11期，2016年，第8-18页。

17)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教育部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教基二〔2014〕4号。

18)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2022年版)》，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5页。

19) 同上。

20) 同上，第6页。

21) 同上。

国国内“核心能力 (핵심역량)”²²⁾的教育理念体系受到了DeSeCo理论的影响²³⁾。2015年修订的课程曾因学科核心能力与内容体系的关联性不足、核心能力概念本身模糊等问题受到讨论,韩国相关研究进一步指出,韩国《2022修订音乐教育课程》在课程结构上强化了核心能力的前置性²⁴⁾,并提出五大核心能力:审美感性能力(심미적 감성 역량),创造思维能力(창의적 사고 역량),自我管理能力(자기관리 역량),共同体能力(공동체 역량),协作沟通能力(협력적 소통 역량)²⁵⁾。

审美感性能力指向对音乐之美或价值的认识,以及情绪安定感的形成²⁶⁾。创造思维能力指向音乐意义探索、创新表达和持续创作能力的形成²⁷⁾。自我管理能力指向自主参与生活中的多样音乐体验的能力²⁸⁾。共同体能力指向对多元音乐文化及其作用的理解,并强调对所属共同体的参与和贡献²⁹⁾。协作沟通能力指向在合作音乐活动中尊重不同的音乐表现,并在日常生活中实现音乐沟通³⁰⁾。

22) 本文将韩国音乐课程中的“핵심역량”译为“核心能力”。该译法侧重其在课程文件中指向能力形成、活动参与和社会实践的功能属性。

23) 한혜정, 김기철, 이주연, 장경숙, 「역량기반 교육과정에 대한 국내 선행연구의 이론적 논의 분석 및 쟁점 탐색」, 『교육과정평가연구』, 제21권 제3호, 2018, 1-24쪽.

24) 조수희, 「OECD Education 2030에 기반한 2022 개정 음악과 교육과정의 역량 반영도 분석」, 『음악교육연구』, 제52권 제4호, 2023, 155-174쪽.

25) 교육부, 『교육부 고시 제2022-33호 [별책 12] 음악과 교육과정』, 세종: 교육부, 2022, 4쪽.

26) 『교육부 고시 제2022-33호 [별책 12] 음악과 교육과정』关于“심미적 감성 역량 (审美感性能力)”的原文描述是: 음악의 아름다움이나 가치를 인식하고 정서적 안정을 느낄 수 있는 감성을 기른다.

27) 『교육부 고시 제2022-33호 [별책 12] 음악과 교육과정』关于“창의적 사고 역량 (创造思维能力)”的原文描述是: 음악의 의미를 탐색하고 새롭게 표현하며 만들어 갈 수 있는 창의성을 기른다.

28) 『교육부 고시 제2022-33호 [별책 12] 음악과 교육과정』关于“자기관리 역량 (自我管理能力)”的原文描述是: 생활 속 다양한 음악 경험에 스스로 참여할 수 있는 자기주도성을 기른다.

29) 『교육부 고시 제2022-33호 [별책 12] 음악과 교육과정』关于“공동체 역량 (共同体能力)”的原文描述是: 다양한 음악 문화와 음악의 역할을 인식하며 자신이 속한 공동체에 기여한다.

30) 『교육부 고시 제2022-33호 [별책 12] 음악과 교육과정』关于“협력적 소통 역량 (协作沟通能力)”的原文描述是: 다양한 음악 문화와 음악의 역할을 인식하며 자신이 속한 공동체에 기여한다.

3. 核心素养与核心能力导向下中·韩中学音乐课程内容结构比较

1) 中·韩中学音乐课程内容整体结构

中国中学音乐课程以“欣赏、表现、创造、联系”四类实践构成音乐学习的核心内容³¹⁾。课程标准将审美感知、艺术表现、创意实践、文化理解确立为核心素养重点，并通过课程内容组织体现其内在关系³²⁾，使其在学习过程中共同发挥作用³³⁾。欣赏实践以听赏、感受、评述和理解为主要内容，构成审美感知生成的基础。表现实践以演唱、演奏和综合表演为主要内容，使音乐理解转化为可呈现的艺术表达。创造实践以创编、即兴、改编和展示为主要内容，指向创意实践素养的形成。联系实践将音乐与生活、文化、社会、自然声音和姊妹艺术相连接，使音乐学习进入综合情境。审美感知奠定了艺术学习的根基，艺术表现是艺术活动得以展开的重要能力基础，创意实践反映了在艺术学习中创新思维能力的形成³⁴⁾，文化理解则以价值观为支撑，对其他素养的形成起到方向性的引导作用³⁵⁾。

韩国中学音乐课程内容由“欣赏-演奏-创作”三个领域构成³⁶⁾，以“知识·理

沟通能力)”的原文描述是：협력적 음악 활동을 통해 서로 다른 음악 표현을 존중하며 생활 속에서 소통한다。

31)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2022年版）》，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15页。

32) 杜宏斌，〈聚焦核心素养 凸显美育功能-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2022年版）解读〉，《基础教育课程》，第9期，2022年，第57-64页。

33) 孙成玮，《义务教育艺术学科核心素养之“创意实践”（音乐）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曲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4。

34) 张艺，《综合性艺术表演与音乐核心素养教学实施研究》，曲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3。

35)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2022年版）》，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6页。

36) 교육부, 『교육부 고시 제2022-33호 [별책 12] 음악과 교육과정』, 세종: 교육부, 2022, 7쪽.

解-过程-技能-价值-态度”三维框架为基础,指向审美感性、创造思维、自我管理、共同体、协作沟通五个核心能力的协调形成,并指向日常生活中的音乐沟通、共同体参与和价值态度形成³⁷⁾。韩国课程的特点是领域结构与能力结构之间的结合。修订音乐教育课程将三大领域活动置于生活脉络之中,强调音乐原理、社会文化背景和生活应用之间的关系。演奏、欣赏和创作被纳入生活情境、共同体沟通和价值态度形成之中³⁸⁾。

2) 欣赏类内容的组织方式与能力指向

(1) 中国核心素养导向下中学音乐欣赏实践

中学音乐欣赏实践涵盖听赏与评述³⁹⁾。听赏是感受音乐、理解音乐和评价音乐的重要方式。中学阶段的欣赏内容从音乐要素、音乐情绪和音乐结构的感受出发,逐步进入音乐风格、文化背景、社会功能和综合艺术关系的理解。欣赏实践通过听觉感知、情感体验、结构理解和文化阐释的连续推进,使审美感知与文化理解形成关联⁴⁰⁾。

从核心素养指向看,欣赏实践主要服务于“审美感知”和“文化理解”。首先,音乐要素和音乐结构形成听觉经验的基础,在听赏活动过程中了解音乐家通过作品表达的情感,建立初步的审美感知⁴¹⁾。其次,欣赏实践逐步进入文化理解。通过听赏复杂结构的音乐,结合舞蹈、戏剧、影视等姊妹艺术中音乐的特点和表现作用作出分析和评价,能简单分析社会和生活对音乐风格形成的影

37) 同上。

38) 박지현, 「2022 개정 음악과 교육과정의 설계 원리 및 내용 분석을 통한 미래 지향적 음악교육의 함의 도출」, 『음악교육연구』, 제52권 제4호, 2023, 45-66쪽.

39)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2022年版)》,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22页。

40) 同上,第23-28页。

41) 同上,第23-28页。

响⁴²⁾。欣赏内容由中国经典音乐逐步拓展至不同地区、民族和国家的优秀音乐作品，使不同音乐风格、社会背景和文化意蕴进入欣赏实践。该结构将多元文化理解纳入审美经验之中，使欣赏实践成为文化理解素养形成的重要路径⁴³⁾。欣赏实践由听觉审美感知、音乐情感体验，逐步发展为对音乐文化的理解。

因此，中国欣赏实践兼具“审美感知”与“文化理解”双重功能，它为审美感知提供听觉经验和分析基础，并通过多元音乐作品和综合艺术内容，使审美经验进入文化理解层面⁴⁴⁾。

(2) 韩国核心能力导向下中学音乐欣赏领域

韩国中学欣赏领域通过音乐聆听、音乐特征分析、音乐背景理解、音乐价值判断和文化尊重形成综合理解。

首先，知识·理解层面，主要包括不同时代、社会与文化圈的音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登记的韩国音乐文化遗产，音乐要素、音乐特征与音乐结构等内容⁴⁵⁾。该层面为欣赏活动提供认知对象和分析基础，使音乐聆听从声音感受进入作品结构、时代背景和文化语境的理解⁴⁶⁾。

其次，过程·技能层面主要包括专注聆听音乐，分析与把握音乐特征，评价音乐等内容⁴⁷⁾。该层面强调欣赏活动的展开过程。专注聆听使音乐声音进入感受过程，特征分析使音乐要素、结构和风格成为可解释的对象，音乐的比较与评价则要求在不同音乐、不同文化和不同感受之间形成判断⁴⁸⁾。

42) 同上。

43) 同上。

44) 同上，第15页。

45) 교육부, 『교육부 고시 제2022-33호 [별책 12] 음악과 교육과정』, 세종: 교육부, 2022, 8쪽.

46) 同上，第19-20页。

47) 同上，第8页。

48) 同上，第19-20页。

第三, 价值·态度层面, 主要包括对音乐的多样感受与尊重, 以及对音乐多样价值的认识⁴⁹⁾。该层面将欣赏活动从声音感受和结构分析上升到价值判断与文化态度。多样音乐文化、韩国音乐文化遗产和音乐价值认识, 使欣赏领域在审美经验基础上进入文化理解、文化尊重和共同体意识层面⁵⁰⁾。

从核心能力指向看, 韩国欣赏领域以审美感性能力为中心, 并关联共同体能力和协作沟通能力。音乐要素、音乐特征和音乐结构为审美感性能力提供认知基础; 不同时代、社会与文化圈的音乐以及韩国音乐文化遗产内容, 使欣赏活动进入共同体意识和文化尊重层面; 分析、评价和意见表达又使欣赏活动与协作沟通能力发生关联。

因此, 韩国欣赏领域通过三维结构, 形成从审美感性到文化尊重、共同体意识和沟通表达的能力生成路径。

(3) 中国欣赏实践和韩国欣赏领域比较

中·韩中学音乐欣赏内容在“审美感知形成”与“多元文化理解”方面具有明显共通性, 均通过多样化音乐作品的听赏指向音乐感受能力的形成, 并使音乐风格与文化意蕴进入多元文化理解过程。

二者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能力指向和组织方式上。中国欣赏实践以审美感知为基础, 并推进至文化理解。音乐要素、音乐情绪和音乐结构的感受构成审美感知的基础, 中国经典音乐、世界优秀音乐以及综合艺术作品的听赏, 使审美经验逐步进入文化理解层面。韩国欣赏领域则以审美感性能力为中心, 并通过不同时代、社会与文化圈音乐、韩国音乐文化遗产、音乐背景和音乐作用等内容关联共同体能力。中国课程中的“文化理解”与韩国课程中的共同体能力具有比较基础。二者都关注音乐文化价值、多元文化理解以及音乐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差异在于, 中国“文化理解”侧重文化意义的理解、文化认同和文化价值判

49) 同上, 第8页。

50) 同上, 第19-20页。

断；韩国共同体能力侧重在文化理解基础上的共同体参与、文化尊重和生活中的音乐沟通。

因此，中国欣赏实践呈现“审美感知-文化理解”的推进路径，韩国欣赏领域呈现“审美感性-分析评价-价值态度-共同体意识”的结构路径。中国课程强调由听觉经验进入文化理解，韩国课程强调通过知识理解、过程技能和价值态度的连续组织，将欣赏活动扩展到共同体意识和生活化音乐参与之中。两者都体现能力导向音乐课程对欣赏活动的重视，其课程组织方式和能力落实重点存在差异。

3) 表现类内容的组织方式与能力指向

(1) 中国核心素养导向下中学音乐表现实践

中学音乐表现实践涵盖演唱和演奏⁵¹⁾。该部分以歌唱方法、合唱能力、器乐技巧、变声期嗓音保护、中国歌曲与戏曲演唱、中外歌曲演唱及基本指挥图式等内容为基础，通过声音或乐器实现音乐的再现与表达⁵²⁾。其课程功能是将音乐理解转化为可感知、可表达、可交流的艺术行为⁵³⁾。

从核心素养指向看，表现实践主要服务于“艺术表现”的生成。欣赏活动中形成的音乐感受、情绪体验和作品理解，需要通过演唱、演奏、合唱、合奏等方式转化为具体的艺术表达。表现实践由此构成“审美感知-技能支撑-艺术表现”的转换路径。音乐作品中的节奏、旋律、音色、力度、速度、声部关系和情感内容，在表现活动中转化为声音控制、器乐操作、情绪处理和整体呈现。

表现实践还具有合作特征。合唱、合奏和综合表演要求在音准、节奏、声部、音色和整体表现之间形成协调关系。该类内容的艺术表现从个体表达进入

51)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2022年版）》，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28-35页。

52) 同上。

53) 同上。

合作呈现。

因此，中国表现实践以艺术表达能力为中心，通过演唱、演奏和合作表现，使审美经验进入声音化、动作化和舞台化的表现过程。

(2) 韩国核心能力导向下中学音乐演奏领域

韩国演奏领域是通过声音表现、器乐表现、媒介表达、发表评价和生活参与的综合实践领域。

首先，知识·理解层面，主要包括声音与乐器的多样演奏形式，多样的演奏方法和表现手法，以及声音相互作用的多样形态⁵⁴⁾。该层面为演奏活动提供知识基础，使演奏进入音乐要素、音色关系、表现方法和声部互动的理解之中⁵⁵⁾。这些内容强化了对音乐的审美感知。

其次，过程·技能层面，主要包括多样演奏媒介的运用，演唱与器乐演奏水平的提升，以及演奏效果的展示与评价⁵⁶⁾。该层面将演奏理解为持续改进的过程。自主练习、练习过程管理和演奏反思共同构成演奏能力形成的过程⁵⁷⁾。

第三，价值·态度层面包括音乐合作态度、演奏文化认识和参与⁵⁸⁾。该层面将演奏活动从技能层面上升至合作参与和文化理解。多样演奏文化认识，使演奏活动进入文化尊重层面；合作演奏使活动进入协作沟通层面；学校、社区和日常生活中的演奏参与，使音乐实践与生活情境相关联⁵⁹⁾。

从核心能力指向看，韩国演奏领域以审美感性和演奏表达为基础，并进一步关联自我管理能力和协作沟通能力和共同体能力。演唱与器乐演奏水平的提

54) 교육부, 『교육부 고시 제2022-33호 [별책 12] 음악과 교육과정』, 세종: 교육부, 2022, 8쪽.

55) 同上, 第17-18页。

56) 同上, 第8页。

57) 同上, 第17-18页。

58) 同上, 第8页。

59) 同上, 第17-18页。

升指向音乐表达能力的形成；自主练习和过程反思指向自我管理能力；合作演奏、展示评价和生活参与指向协作沟通能力与共同体能力。

因此，韩国演奏领域形成从演奏表达到自我管理、协作沟通和共同体参与的扩展路径。

(3) 中国表现实践和韩国演奏领域比较

中国表现实践与韩国演奏领域在内容形态上具有对应关系。二者均以演唱和演奏为主要内容，也都重视音乐要素、表现方法、声音控制和合作呈现。中国课程通过演唱、演奏、合唱、合奏等活动实现音乐表达，韩国课程通过声音表现、器乐表现、媒介表达、发表评价和生活参与组织演奏领域。二者共同体能力导向音乐课程对表现类活动的重视。

二者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能力指向和课程外延上。中国表现实践主要指向“艺术表现”。其重点在于将审美感知、作品理解和音乐技能转化为具体的声音表达和舞台呈现，形成“审美感知-技能支撑-艺术表现”的转换路径。韩国演奏领域以演奏表达为基础，同时关联审美感性、自我管理、协作沟通和共同体能力。自主练习、过程反思、发表评价、合作演奏和生活情境参与，使韩国演奏领域的能力指向超出演奏技能本身，呈现出较强的社会化特征。

因此，中国课程强调艺术表达能力的生成，韩国课程强调演奏活动中的自主性、协作性和共同体参与。中国表现实践呈现“审美感知-技能支撑-艺术表现”的能力生成路径，韩国演奏领域呈现“审美感性-演奏表达-自我管理-协作沟通-共同体参与”的扩展路径。中·韩中学音乐课程在表现类内容上具有相近的活动基础，但能力落实重点和课程组织逻辑并不相同。

4) 创造类内容的组织方式与能力指向

(1) 中国核心素养导向下中学音乐创造实践

中学音乐创造实践涵盖创编与展示⁶⁰⁾。内容包括即兴演唱、节奏创编、旋律创编、音乐故事创作、软件辅助音乐创作、用图形谱或乐谱记录创作成果等内容。该内容结构说明,创造实践不等同于复杂的作曲训练,其重点是以音乐材料的选择、组合、转换和呈现为核心,使音乐学习从听赏、表现进入创意生成过程⁶¹⁾。

从核心素养指向看,创造实践主要服务于“创意实践”的生成。欣赏实践提供音乐感受和作品理解,表现实践提供声音呈现和技能基础,创造实践则要求对音乐材料进行重新组织。节奏、旋律、音色、速度、力度、结构和情境等要素,在创编活动中转化为音乐构思和创作成果。即兴演唱、节奏与旋律创编、音乐故事创作等内容,使音乐经验从再现活动进入生成活动。

创造实践还体现跨学科和媒介融合特征。图形谱、乐谱和数字技术的使用,使音乐创作与视觉表达、信息技术和综合艺术发生联系。创编成果的展示,则使创意构思进入交流和评价过程。

因此,中国创造实践以“创意实践”为中心,通过创编、记录、展示和交流,使审美经验与表现经验转化为可呈现的音乐创意成果⁶²⁾。

(2) 韩国核心能力导向下中学音乐创作领域

中学阶段创作领域的核心内容包括简单形式的音乐、音乐要素与音乐特征、记谱法、音乐媒介、意图和创意,以及应用创作、制作与运用、自主态

60)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2022年版)》,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35-39页。

61) 同上。

62) 鄢卿,〈指向学生创意实践素养培养的初中音乐教学探析〉,《新课程研究》,第17期,2025年,第96-98页。

度、版权和责任感等内容。

首先，知识·理解层面，包括简单形式的音乐、音乐要素、音乐特征、多种记谱法、音乐媒介、意图和创意等内容⁶³⁾。该层面为创作活动提供认知基础。国乐、西方音乐、流行音乐等多类音乐的特征和要素，为音乐创作提供材料依据，记谱法和音乐媒介为创作成果的记录与传达提供方式，意图和创意则构成创作活动的内在出发点⁶⁴⁾。

其次，过程·技能层面，主要包括运用记谱法和软件进行创作，根据音乐要素或主题等条件改编乐曲⁶⁵⁾，并结合音乐影像、音乐剧等多种形态的音乐开展多领域创作⁶⁶⁾。

第三，价值·态度层面，强调自主创作的态度，通过运用多样的创作媒介，以演唱、演奏、身体表达等自身偏好的方式，主动规划并开展创作⁶⁷⁾。分享创作作品，强调创作成果的交流属性，使音乐创作从个体构思进入沟通表达过程。同时，认识版权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形成对自身与他人音乐成果负责任的态度，尊重并沟通彼此的音乐，使创作活动关联伦理意识与责任感⁶⁸⁾。

从核心能力指向看，韩国创作领域以创造思维能力为中心，并关联自我管理能力、协作沟通能力和共同体能力。音乐要素、音乐特征、记谱法、音乐媒介、意图和创意，为创造思维提供材料和方法基础；乐曲改编、软件运用和多领域创作，使创作活动进入作品生成过程；自主创作态度体现创作过程中的自我规划与调控；创作成果分享使音乐创作进入沟通表达过程；版权意识和责任感则使创作活动关联伦理意识与共同体责任。

因此，韩国创作通过“材料理解-创意生成-媒介记录-成果分享-责任意识”的结构，形成以创造思维能力为核心的综合能力指向。

63) 教育部, 『교육부 고시 제2022-33호 [별책 12] 음악과 교육과정』, 세종: 교육부, 2022, 9쪽.

64) 同上, 第20-21页。

65) 同上, 第9页。

66) 同上, 第20-21页。

67) 同上, 第9页。

68) 同上, 第20-21页。

(3) 中国创造实践和韩国创作领域比较

中国创造实践与韩国创作领域在内容形态上具有对应关系。二者均以音乐创作为核心，均重视音乐要素、音乐材料、创作构思和成果呈现。中国课程通过即兴演唱、节奏创编、旋律创编、音乐故事创作、软件辅助创作和创作成果展示组织创造实践。韩国课程通过音乐要素、音乐特征、记谱法、音乐媒介、创作意图、条件变换、作品生成、成果分享和版权责任组织创作领域。二者共同体现能力导向音乐课程对创造性活动的重视。

二者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能力指向和组织重点上。中国创造实践主要指向“创意实践”。其重点是将欣赏经验、表现经验和音乐材料转化为创意成果，形成从音乐感受、音乐表现到音乐生成的实践路径。节奏、旋律、音色、速度、力度、结构和情境等要素，在创编活动中被重新选择、组合和转换，使音乐学习从再现活动进入生成活动。韩国创作领域则以创造思维能力为中心，并关联自我管理能力和协作沟通能力。记谱法、音乐媒介、成果分享、版权意识和责任感的设置，使创作活动从音乐构思扩展到记录、表达、沟通和伦理责任层面。

因此，中国课程强调创意实践素养的生成，韩国课程强调创作过程的结构化、规范化和社会化。中国创造实践呈现“音乐经验-材料转换-创编展示”的生成路径，韩国创作领域呈现“材料理解-创意生成-媒介记录-成果分享-责任意识”的结构路径。中·韩中学音乐课程在创造类内容上具有共同的创造性取向，其能力落实重点和课程组织逻辑存在差异。

5) 中国联系实践与韩国课程关联性内容的组织机制

(1) 中国核心素养导向下中学音乐联系实践内容

中学音乐联系实践涵盖小型歌舞剧表演和探索生活中的音乐⁶⁹⁾。该实践通

过欣赏中外优秀综合性艺术作品，感受其艺术形式、风格特征与音乐在不同艺术中的表现作用；通过观察自然和生活中的声音，感知声音材料的特性及其在表现情境与意境中的审美价值⁷⁰⁾。基本舞蹈动作或组合，歌舞剧、戏曲、曲艺等综合艺术表演实践，以及自制乐器和生活场景表现，使音乐学习进入综合艺术与生活情境⁷¹⁾。

联系实践将音乐学习从音乐本体内部扩展到外部情境之中。欣赏实践侧重听觉感知和作品理解，表现实践侧重声音呈现和艺术表达，创造实践侧重音乐材料的创意生成，联系实践把音乐与生活经验、社会文化、自然声音和姊妹艺术连接起来。该设置使音乐课程的综合性、情境性和跨学科性获得明确位置。

从核心素养指向看，联系实践具有综合承载功能。综合艺术作品的欣赏和评析，能够支撑审美感知与文化理解；歌舞剧、戏曲、曲艺等综合表演，能够连接艺术表现与合作表达；生活声音探索、自制乐器和生活场景表现，指向创意实践；音乐与社会生活、文化传统和艺术门类之间关系的探究，则指向文化理解。因此，联系实践以文化理解为重要指向，同时综合关联审美感知、艺术表现和创意实践⁷²⁾。

(2) 韩国课程中的关联性内容

韩国《2022修订音乐教育课程》未单独设立与中国课程对应的“联系”领域，其关联性内容以内嵌方式分布于课程结构与教学实施原则之中。

韩国课程中的关联性内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三大内容领域之间的内部联结。演奏领域中的合作演奏、发表评价和生活参与，欣赏领域中的多

69) 张艺，《综合性艺术表演与音乐核心素养教学实施研究》，曲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3。

70)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2022年版）》，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40-47页。

71) 同上。

72) 同上，第6页。

样音乐文化、背景、作用和价值认识,创作领域中的媒介运用、成果分享、版权意识和责任感,共同构成音乐活动内部的关联结构。其次,音乐与其他学科、艺术领域及跨学科学习主题建立关联⁷³⁾。韩国课程在课程设计说明中强调,音乐活动需要在生活脉络中展开,并与音乐的社会文化背景和生活应用相连接。第三,音乐与生活世界和共同体经验相连接⁷⁴⁾。韩国课程将共同体、沟通和自我管理纳入音乐学科能力结构,说明韩国课程把音乐活动置于生活共同体和社会参与之中。

从核心能力指向看,韩国课程中的关联性内容主要连接共同体能力、协作沟通能力和自我管理⁷⁵⁾。韩国课程将音乐学科能力设定为感性、创造性、自我管理、共同体和沟通。根据这一能力结构,演奏领域中的合作演奏和演奏文化参与,指向协作沟通和共同体参与;欣赏领域中的多样音乐文化理解和音乐价值认识,指向共同体意识和文化尊重;创作领域中的自主创作、成果分享、版权意识和责任感,指向自我管理、沟通分享和责任意识。

(3) 中国联系实践与韩国课程关联性内容比较

两国课程均重视音乐与生活、文化、社会和其他艺术领域之间的关系,也都将音乐学习置于综合育人框架之中。中国课程通过“联系实践”的独立设置,使综合关联内容显性化、结构化。韩国课程则通过三大领域贯通、三维内容体系和教学实施原则体现综合关联要求。

两国课程的差异主要体现在组织机制和能力落实方式上。中国课程中的音乐与生活、文化、社会、自然声音和姊妹艺术之间的关系,直接成为课程内容的一部分。该结构使综合性、情境性和跨学科性进入课程框架本身⁷⁶⁾。中国联

73) 교육부, 『교육부 고시 제2022-33호 [별책 12] 음악과 교육과정』, 세종: 교육부, 2022, 7쪽.

74) 同上, 第4页。

75) 同上。

76) 严永福, <学科本位与学科融合-艺术课程标准框架下音乐教育的双维视角>, 《中国音

系实践由此形成以文化理解为重要指向,并综合关联审美感知、艺术表现和创意实践的生成路径。韩国课程没有单独设置“联系”领域,其综合关联要求主要通过欣赏、演奏、创作三大领域的贯通与知识·理解、过程·技能、价值·态度三维内容体系以及教学实施原则实现。演奏领域中的合作参与,欣赏领域中的文化尊重,创作领域中的媒介运用、成果分享和责任意识,共同构成韩国音乐课程的关联性内容。韩国课程由此形成以共同体参与、协作沟通、自我管理和生活应用为重点的内嵌统整路径。

因此,中·韩中学音乐课程在综合关联处理上形成两种不同模式。中国课程体现“显性结构化”的综合关联机制,韩国课程体现“内嵌统整式”的综合关联机制。前者通过独立内容类型强化音乐与文化、生活和综合艺术的关系,后者通过领域贯通和教学原则强化音乐与共同体、生活世界和跨学科学习的关系。这种差异构成中·韩能力导向音乐课程内容结构比较中的重要发现,也体现出两国课程在能力落实路径上的不同取向。

4. 结论

本研究以“key competencies”理论为参照,以中国《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2022年版)》和韩国《2022 개정 음악과 교육과정》为核心文本,对核心素养与核心能力导向下中·韩中学音乐课程内容结构及其能力指向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表明,中·韩两国音乐课程均体现由知识传授向能力培养的转向,均重视通过音乐实践推动审美经验、表达能力、创造能力和文化理解的形成。

从课程内容结构看,两国在欣赏、表现和创造类内容上具有对应关系,但能力落实重点存在差异。中国课程以“欣赏、表现、创造、联系”四类实践构成内容框架,韩国课程以“欣赏、演奏、创作”三大领域构成内容框架,并通过“知识·理解、过程·技能、价值·态度”三维内容体系加以组织。中国课程更强调审美感

知向艺术表现、创意实践和文化理解的推进；韩国课程更强调音乐活动中的审美感性、创造思维、自我管理、协作沟通和共同体参与。

本文的核心发现体现在综合关联机制上。中国课程单独设置“联系实践”，将音乐与生活、文化、社会、自然声音和姊妹艺术之间的关系直接纳入课程内容框架，形成显性结构化的综合关联机制。韩国课程未设置与中国“联系实践”完全对应的独立领域，而是通过三大领域贯通、三维内容体系和教学实施原则，将生活关联、跨学科联结和共同体参与内嵌于课程运行之中，形成内嵌统整式的综合关联机制。

因此，中·韩能力导向音乐课程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内容领域设置、课程组织逻辑和能力落实路径三个层面。中国课程更突出文化理解统整下的综合艺术关联，韩国课程更突出共同体参与导向下的生活化关联。本研究主要基于课程标准文本展开分析，对课程理念在教材编写、课堂实施和学习评价的实际转化尚未作深入考察。后续研究可进一步结合教材文本、课堂观察和评价资料，考察两国音乐课程能力导向在教学实践中的落实方式。

参考文献

著作：

교육부, 『교육부 고시 제2022-33호 [별책 12] 음악과 교육과정』, 세종:교육부, 2022년.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2022年版)》,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年.

OECD, 《The definition and selection of key competencies: Executive Summary》, Paris:OECD Publishing, 2005年.

期刊论文：

박지현, 「2022 개정 음악과 교육과정의 설계 원리 및 내용 분석을 통한 미래 지향적 음악교육의 함의 도출」, 『음악교육연구』, 제52권 제4호, 2023년.

김소연, 「2022 개정 음악과 교육과정에서의 역량 평가에 대한 이해-2015 개정 음악과 교육과정과의 비교분석을 통하여」, 『음악교육공학』, 제55호, 2023년.

이경연, 「한국의 음악교육, '전통'과 '다양성' 사이의 좌표 설정을 위한 시론-한국, 싱가포르, 중국, 호주 음악과 교육과정 비교를 중심으로-」, 『국악교육연구』, 제19권 제2호, 2025년.

한혜정, 김기철, 이주연, 장경숙, 「역량기반 교육과정에 대한 국내 선행연구의 이론적 논의 분석 및 쟁점 탐색」, 『교육과정평가연구』, 제21권 제3호, 2018년.

조수희, 「OECD Education 2030에 기반한 2022 개정 음악과 교육과정의 역량 반영도 분석」, 『음악교육연구』, 제52권 제4호, 2023년.

杜宏斌, <聚焦核心素养 凸显美育功能-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2022年版)解读>, 《基础教育课程》, 第9期, 2022年.

崔学荣, <艺术课程改革的新动向·新突破·新征程-《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2022年版)》(音乐)解读>, 《全球教育展望》, 第7期, 2022年.

- 杜宏斌, <立足素养, 以乐育人(上) - 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2022年版)“音乐”学科标准解读>, 《中国音乐教育》, 第5期, 2022年。
- 李金露, <核心素养视域下批判性思维培养的问题及对策>, 《第六届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论坛》, 2016年。
- 张良、罗生全, <论“用以致学”: 指向素养发展的教学认识论>,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第39卷第2期, 2021年。
- 褚宏启, <核心素养的国际视野与中国立场-21世纪中国的国民素质提升与教育目标转型>, 《教育研究》, 第37卷第11期, 2016年。
- 鄢卿, <指向学生创意实践素养培养的初中音乐教学探析>, 《新课程研究》, 第17期, 2025年。
- 严永福, <学科本位与学科融合-艺术课程标准框架下音乐教育的双维视角>, 《中国音乐教育》, 第10期, 2024年。
- Zitong Li, <A Comparative Study of Music Curriculum Standards in China and South Korea: Policy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al Strategies>, 《International Theory and Practice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Vol. 2, No. 6, 2025年。
- 이영미, 「OECD Education 2030 Project에 기초한 2022 개정 음악과 교육과정 내용의 변화 탐색 연구」, 『문화예술교육연구』, 제19권 제2호, 2024년。
- 学位论文:
- 고은진, 「한국과 아시아 태평양 국가의 음악과 교육과정 비교분석연구: 싱가포르, 일본, 중국, 호주를 중심으로」, 서울대학교 대학원 석사학위논문, 2024년。
- 허형원, 「한국과 중국의 중학교 음악교과서 감상영역 분석 및 비교」, 서울대학교 대학원 석사학위논문, 2022년。
- 孙成玮, 《义务教育艺术学科核心素养之“创意实践”(音乐)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曲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24年。
- 张艺, 《综合性艺术表演与音乐核心素养教学实施研究》, 曲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23年。
- 其他: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教育部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 教基二〔2014〕4号。

Abstract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Content Structure of Middle School Music Curricula Guided by China' s Core Literacy and Korea' s Core Competencies

Guo Chao · Kim, Jung Eun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content structure and competency orientation of middle school music curricula in China and Korea, drawing on the OECD framework of “key competencies.” Based on China’s Compulsory Education Arts Curriculum Standards 2022 and Korea’s 2022 Revised Music Curriculum, it uses documentary analysis and comparative research methods. The findings show that China organizes its curriculum around appreciation, expression, creation, and connection, emphasizing aesthetic perception, artistic expression, creative practice, and cultural understanding. Korea organizes its curriculum around appreciation, performance, and creation, supported by the dimensions of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process and skills, and value and attitude. While the two curricula correspond in appreciation, performance, and creation, their competency emphases differ. China stresses the progression from aesthetic experience to expression, creation, and cultural understanding, whereas Korea emphasizes self-management, communication, and participation in musical communities. The study argues that China’s “connection practice” forms an explicit and structured mechanism of integration, while Korea develops an embedded and integrative mechanism through content areas, content dimensions, and instructional principles.

Key words : Core Literacy, Core Competencies, China–Korea Comparison, Middle School Music, Curriculum Content Structure

투 고 일 : 2026. 4. 10. / 심 사 일 : 2026. 4. 15. ~ 2026. 5. 15. / 게재확정일 : 2026. 5. 20.

